

迟子建

HOU NIAO
DE YONG GAN

候鸟的勇敢

著

红尘拂面，寒暑来去
所有的翅膀都渴望着飞翔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迟子建

著

HOUNIAO
DE YONGGAN

候鸟的勇敢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候鸟的勇敢/迟子建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02-013947-7

I. ①候… II. ①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3998号

责任编辑 赵 萍
装帧设计 刘 静
责任校对 杨益民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00千字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6.375 插页1
印 数 1—60000
版 次 2018年5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947-7
定 价 3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1

早来的春风最想征服的，不是北方大地还未绿的树，而是冰河。那一条条被冰雪封了一冬的河流的嘴，是它最想亲吻的。但要让它们吐出爱的心语，谈何容易。然而春风是勇敢的，专情的，它用温热的唇，深情而热烈地吻下去，就这样一天两天，三天四天，心无旁骛，昼夜不息。七八天后，极北的金瓮河，终于被这烈焰红唇点燃，孤傲的冰美人脱下冰雪的衣冠，敞开心扉，接纳了这久违的吻。

连日几个零上十三四摄氏度的好天气，让金瓮河比往年早开河了一周。所以清明过后，看见暖阳高照，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的张黑脸，便开始打点行装，准备

去工作了。而他的女儿张阔，巴不得他早日离家。她怕父亲像往年一样，十天半月地回城剃头，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现身家里，带来意想不到的尴尬和麻烦，所以特意买了一套剃头工具，告诉他可以让管护站的周铁牙帮他剃头。

“剃头得去剃头铺，周铁牙又不是剃头的。”张黑脸拒绝把剃头用具放入行囊。

“那就让娘娘庙的尼姑帮你剃，反正她们长出头发也得剃，又不差你这颗头！”张阔说。

张黑脸把手指竖在嘴上，轻轻嘘了一声，对女儿说：“轻点，让娘娘庙的听见，可了不得。”

张阔撇着嘴，腮边的肉跟着向两边扩张，脸显得更加肥了，她说：“隔着一百多公里呢，她们要是听得见，阎王爷都能从地下蹦出来，上马路指挥交通了！”

“嗨，哪朝哪代的尼姑给酒肉男人剃过头？那不是肮脏了她们吗，使不得。”张黑脸咳嗽一声，把剃头工具当危险品推开。

张阔急了，她喊来七岁的儿子特特，让他背朝自己，给父亲演示如何剪头。剃头推子像割麦机似的，在特特头上“咔哒——咔哒——”走过，特特的头发，便

秋叶似的簌簌而落，她一边剪一边高声说：“瞧瞧呀老爹，就这么简单，傻子都会用！周铁牙和尼姑不能帮你的话，你对着镜子，自己都能剃！”

张阔没给特特罩上理发用的围布，剪落的头发楂儿落入他脖颈，扎得慌，他就像被冰雹拍打的鸡鸭，缩膀缩脖的。他不想受这折磨，抖掉发屑，溜出门外。太阳正好，泥泞的园田中落了几只叽叽喳喳的麻雀，正啄食着什么。特特觉得它们入侵了家里鸡鸭的领地，十足的小偷。反正爱鸟的姥爷在屋里与母亲说话，目光没放在他身上，特特便捡起房山头的两块石子，撇向它们，教训这群会飞的家伙。受惊的麻雀噗噜噜地飞起，像一带泥点，溅向那海蓝衬衫似的晴空。

张阔见父亲不肯带剃头用具，不再强求。自打十一年前他被老虎吓呆后，脑子就与以前不一样了。他感知自然的本能提高了，能奇妙地预知风雪雷电甚至洪水和旱灾的发生，但对世俗生活的感受和判断力，却直线下降，灵光不再。父亲以前性格开朗，桀骜不驯，而现在话语极少，呆板木讷，似乎谁都可对他发号施令。像今天这样能与女儿争执几句，在他看来已属罕见。

张黑脸带的东西，是换洗衣物，狗皮褥子，锅碗瓢

盆，洗漱用具，常用药品，蜡烛火柴，各色菜籽，手电筒，望远镜，刮胡刀，雨衣，蚊帐，烟斗，军棋，渔具等往年用的东西。张阔发现父亲没带黄烟叶，就说：“带了烟斗不带烟叶，你吸什么？西北风吗？”

张黑脸有些慌张地说：“可不是，我咋忘了烟斗的口粮呢。”

张阔灵机一动，对父亲说：“老爹啊，其实你不带剃头推子也行。现在男人都爱留长发，有派头！这两年来咱这里的游人，我没见一个男人是秃瓢，他们的头发大都到耳朵边，有的留得更长，还有扎成马尾辫的，看着可潇洒呢。”

张黑脸一边用旧报纸包裹黄烟叶，一边“哦”着，似在答应。

张阔备受鼓舞，说：“老爹要是能把头发一直留到秋天，一定比电视里那些武林大侠还帅！”

张黑脸“嘿嘿”笑了两声。

张阔凑近父亲，推进一步说：“到时好莱坞电影明星也比不上你！”

女儿这一凑近，张黑脸闻到她身上一股达子香的气味，他抽了抽鼻子，嘀咕道：“你上山采花了？”

没等女儿解释，电话响了，张阔忙着接听，是周铁牙打来的，他说：“告诉你那呆子老爹，今年开河早，让他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天一早我开车接他，去管护站了！”

“他都收拾好了，现在走都没问题！”张阔说。

周铁牙说：“给他多带几包卫生纸，这呆子不舍得用纸，老用树叶和野草擦屁股，也弄不干净，跟他在一个屋檐下，就像住在茅房里！”

“管护站又不是没钱，您也不能抠门到连几卷卫生纸都不给买吧？才几吊钱啊。”张阔毫不客气地说。

周铁牙说：“那钱都是给候鸟买粮用的，谁敢乱花？”

张阔嘻嘻笑了，说：“周叔，谁不知道您当了管护站站长后，烟酒的牌子都上了一个档次？您捏脚的地方，也不是街边小店的了，是大酒楼的豪华包间了！”

“谁他妈背后瞎传的？”周铁牙不耐烦地说，“我得修修车去，不跟你啰嗦了。你要是不给你爹带卫生纸也行，让他今年在家待着吧。反正这城里闲人多，找个喂鸟的还难么！”

“老爹爱鸟，咱这半个城的人都知道吧？您想找比

老爹呆的，听话的，懂行又敬业的，好找吗？”张阔带着威胁的口吻说，“站长呀，这几年里，您偷着从管护站带出来的野鸭子，卖给了哪家酒楼和饭庄，我都知道，虽说您有后台，但这事要是被捅出去，您这候鸟管护站成了候鸟屠宰场，滥杀野生动物，都够坐牢的啦！”

周铁牙在电话那头恨得直咬牙，说：“谁他妈这么栽赃我？老子还要告他诬陷罪呢。候鸟那都是我的亲爹娘，我恭敬还来不及呢。我带回的野鸭，都是病死的，有林业部门证明的。不就几包卫生纸吗，瞧您当闺女的这个小气，不用你买了，我给你老爹备足了，够他擦三辈子屁股的！”

“周叔，这就对了么。”张阔眯着眼乐了。

张黑脸把黄烟叶捆好后，想着烟斗对应的是黄烟叶，自己都给落下了，别再忘带啥东西，所以他在打点的物品中，一样样地找对应点，他自言自语道：“锅碗盛的该是米面油盐，哦，这个归周铁牙置备；钓鱼得有鱼饵，管护站那儿的曲蛇多，一锹挖下去，总得有一两条吧，不愁；雨衣和蚊帐是盾牌，要抵御大雨和蚊子这些长矛的，现在花儿还没开，不急呢——”他的话说得有条理，又有兴味，把女儿逗乐了，她放下电话对父亲

说：“刚才来电话的是周铁牙，他让你准备好东西，明早接你去管护站了！”

张黑脸说：“这么说他也听见候鸟的叫声啦？”

张阔没有好气地说：“他哪像你，把长翅膀的，都当成了祖宗，他是听见银子的叫声了！”

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的管理方是瓦城营林局，按照规定，只要开河了，候鸟归来，自他们进驻管护站那天起，就会下拨第一个季度的管护经费，周铁牙瘪了一冬的腰包，又会像金鱼的眼睛鼓起来了！

2

张黑脸和周铁牙到达管护站时，金瓮河的波光中，已有飞回的夏候鸟游动了。周铁牙下了车，先奔向木房子，看看一冬过后，有没有野生动物闯入，房屋是否有损毁而需修葺之处。张黑脸则张开双臂，以拥抱的姿态，扑向河边。他沿着开河的那段顺流而下，走了一百多米，终于看清了最早回家的，是六只绿头鸭，两雄四雌。绿头鸭的雄鸭比雌鸭要漂亮多了，它不唯个头大，嘴巴是明亮的鹅黄色，而且脖颈是翠绿的，有一圈雪白的颈环，好像披着一条镶嵌着银环的软缎绿围巾，雍容华贵。雌鸭就逊色多了，它们是黑嘴巴不说，羽毛也不艳丽，主体颜色是黑，是褐，是白；羽翼点缀少许蓝紫

斑纹，给人萧瑟之感。张黑脸心想，这正是鸟儿求偶的时节，两雄四雌，说明雄的选择余地比较大，难怪它们骄傲地迎着朝阳，游在前面呢。

然而现实画面，很快发生了改变，从空中又飞来几只野鸭，落在河面上，它们中绿脖颈的居多——真是雌雄无定，瞬息变幻啊。新飞来的一只雌鸭，大概与先前的一只雄鸭已私定终身，它的翅膀一触着水面，游在最前头的雄鸭，猛地调转头来，激动地飞向它。它们展开羽翼，互打招呼，缠脖绕颈，耳鬓厮磨，似在诉说无尽的相思，看得张黑脸耳热心跳的，手臂也跟着一扇一扇的，似在起舞。

这时周铁牙气咻咻地扛着一把铁锹，来到河边，他对着与野鸭共舞的张黑脸说：“我说傻伙计，先别管鸟了，河里有它们爱吃的淤泥和小鱼，人家守着大粮仓，也不用支锅灶，啥时都能开饭。咱俩儿要想中午不饿肚子，得赶快搭灶。他娘的也不知是野猫还是黄皮子进去了，愣把咱的灶台给弄塌了！你赶快挖点河泥，从房山头搬几块红砖，把灶修起来！”

“咋会这样——”张黑脸看着周铁牙说，“咱秋后走时，不是特意在门外给野物留了几块猪皮，让它们过年

打牙祭的么。”

“你这一说我明白了，肯定是那几块猪皮惹的祸！人家没吃够，就蹿进房子找，咱在屋里没留别的东西，它们啥也没翻到，贼不走空，野物也是一样的，就故意弄坏咱的灶台，带块碎砖头走，心里也是解气的！”周铁牙恨恨地骂着，把铁锹撇给张黑脸，然后热辣辣地看着河面的野鸭，吧唧一下嘴，说：“妈的，个个肥呀，这一路飞回来，也没累着它们。”

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，设在中游，是一幢平层的木刻楞房子，与金瓮河一样东西走向，近两百平米。它有三间住屋，一间粮仓，一个储物间，一个灶房。灶房进门就是，因为张黑脸和周铁牙个头都高，所以灶垒得也高，这样做饭时不会因过于低头而累着腰。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费柴火。有时一锅野菜饺子下锅了，可是火却上不来，饺子就煮成片汤了。张黑脸想趁此把灶台弄矮，这样省了烧的不说，火舌吐出，刚好舔着锅底，饭也好做。可周铁牙不同意，他说：“山里又不愁烧的，灶大，说明咱管护站的人肚量大，多吃点柴火算啥，灶台跟人一样，能吃说明身体健壮；再说灶高运旺，不走霉运，还不用低头哈腰的，谁做饭一副孙子

相啊！”

张黑脸点了点头，他听站长的。

一冬未住人，木房子又冷又潮，还有股难闻的气味，好像什么东西发霉了。不过只要灶火一起，可以带动两面住屋的火墙热起来，屋子一暖，潮气冷气也就散了。而再刺鼻的气味，只要门窗大开，阳光和暖风一进来，就会充当清新剂，把坏气味给驱赶了。

张黑脸修灶时，从灶坑的黑灰中，看见了动物留下的爪印，是人掌似的五指爪印，便明白这是黄皮子干的事儿了。去年他们养了几只鸡，黄皮子大清早的就敢偷鸡来吃，惹恼了周铁牙，他做了个大号捕鼠夹，放在鸡窝旁，拍死一只。都说黄皮子的肉不能吃，骚性，但周铁牙不信邪，他剥了它的皮（说要卖给皮货商做毛笔用），然后给它油红的尸体抹上盐，用一根桦树枝，从头到脚地将其穿透，放进灶坑火烤，美美地吃了一顿。张黑脸喜欢黄皮子黑亮的眼珠，也知道黄皮子报复心理强，所以没碰它的肉。当时周铁牙还嘲笑他，说他真是没胆儿的男人，连黄皮子都不敢吃。

张黑脸怕他修好灶台后，黄皮子还会来搞破坏，所以他一边给红砖抹泥，一边低声念叨：“黄大仙，菩萨

心，别再怪罪了，以后有了好吃的，咱不忘了孝敬您。”

周铁牙所住的东南间，是三间住屋最大的，二十多平米，屋里有一铺能睡三人的炕，一个带镜子的衣柜，一张八仙桌和两把圈椅。张黑脸修灶的时候，他就收拾自己的屋。他先将带来的行李打开，放在炕上，然后把衣服往柜子里搁。他拉开衣柜门时，发现柜底有只死鼠，心想难怪屋子有股难闻的气味呢。他怕沾手晦气，就唤张黑脸把它清理出去。

张黑脸答应着，放下手中的活儿，用一块引火的桦树皮，做老鼠的裹尸布，将其拾起。周铁牙嘱咐他远点扔，扔近处的话，再招来乌鸦，听它呀呀地叫，叫人心烦。

已是上午十点多了，太阳正好。飘荡的阳光宛若五彩丝线，开始给大地改换颜色了。它最钟情的色调是绿，当草和树叶变绿后，阳光才在绿色基调上，吹开野花的心扉。这里最早开的是河畔草滩上的耗子尾巴花，之后就是林子里满山满坡的达子香了。张黑脸闻到空气中有股淡淡的草香，知道小草发芽了。山林从一个黄脸婆，要蜕变成俊俏的姑娘了！

张黑脸捏着死鼠，走了半里路，才处理掉它。他向

回走时，听见一阵“笃——笃笃——”的声响，循声望去，见一只白色斑纹的啄木鸟，像林中侦探，正用铁锤似的灰爪，钳着一棵碗口粗的松树，那尖利的嘴跟掘土机似的，发掘着树皮下的虫子。张黑脸心想我们的灶还没修好，你们却吃上了，真是羡慕人也。鸟儿吃饭，全凭运气，啥时有食儿，啥时就是饭点。

这只啄木鸟白肚皮，屁股有一抹鲜艳的红色，但枕部黯淡，没有红色点缀，说明是只雌鸟。它喜欢把蛋产在树洞里，那些不会爬树的走兽，休想伤及它的宝贝。但对于善爬的黑熊来说，啄木鸟无疑是在树洞里，给它们预备下了春天的小点心。

啄木鸟吃了虫子，飞向另一棵树了。它飞起的时刻，张黑脸心跳加快，他太喜欢看鸟儿张开的翅膀了，每个翅膀都是一朵怒放的花儿！啄木鸟黑白纹交错的羽翼，在展开的一瞬，就像拖着一条星河。它很快在另一棵松树上站住脚，不过这棵树不待见它，它啄了十几下，一无所获，又飞走了。这次它飞得远，脱离了张黑脸的视野。

张黑脸知道，去南方过冬的鸟儿陆续归来后，像飞龙、野鸡和啄木鸟这种不迁徙的留鸟，要与候鸟争食

了。他觉得这对熬了一冬的留鸟来说，有点不公平，所以他通常给候鸟投谷物时，不忘了在留鸟出没之地，也撒上一些。

张黑脸回到木屋，修好灶，把各屋又彻底打扫了一遍，然后和周铁牙一起，将货箱式小货车上载来的东西搬下来，该放哪屋就放哪屋，一切打理完毕，已是中午了，他的肚子咕咕叫了，周铁牙也饿了，他吩咐张黑脸赶紧点火，削两个土豆，拨拉点面穗，做锅土豆条疙瘩汤。张黑脸答应着，把枝丫填进灶坑，当他拿起桦树皮要点火的时候，忽然想这刚修好的灶台，泥巴未干，火燃起来，会将它烧裂的。要是灶台裂了，冒烟，还得重修，于是他跟周铁牙说：“不是带了烤饼和罐头吗？吃那个吧。晾它一天，等灶台干透了再烧火。”

周铁牙说：“罐头先留着，又坏不了。猫啊鼠啊的蹿进来，纵使有铁齿钢牙，馋得它们满嘴淌哈喇子，也启不开。咱中午吃个烤饼垫补垫补吧。”

张黑脸说：“那还不如到娘娘庙吃斋去。”

周铁牙“嗬——”了一声，龇牙咧嘴地说：“你是想德秀师父了吧？”

张黑脸说：“我是想给她们送点雪里蕻，让她们炖